

集部

盱江集卷二十二

宋 李覯 撰

精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功而懲過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至黜也功無益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梏其手雖鉗其口

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廉恥賢不肖所以無辨也夫進人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變乎如此則牛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

懋節

使人以賞罰衆人之使人也使人以禮義聖人之使人也賞罰外也可去可就禮義內也一中其心天地四方

無所逃矣有賞罰而無禮義安則可非濟危之具也誘之以賞利有厚於賞者脅之以罰禍有大於罰者利厚於賞則去賞禍大於罰則就罰叛國之利或厚於賞死戰之禍或大於罰有以動小人之心矣學以禮行以義交游之讐尚復之況君乎杯酒失意尚死之況國乎名馬吾賞耻焉吾罰意氣感發非有令之者也世俗誠大壞矣學者為官不為道仕者為身不為君見得其虎鬪喪去聲其鼠父子昆弟之詔告妻妾之耳語非富非貴如

舉其諱上之人又從而啓之賞先於功而功不立罰輕於過而過不改無事而禄有事而賞位孺稚與貨財而後行則是禄為我有而事以賞傭也禮義既銷矣而賞罰且玩狎之者其誰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信矣嗚呼三代不可作安得六國之士而與歸乎

崇衛

圖國在忠用忠在力濟力在權力者兵也食也權者所

以制兵食也忠而無力則忠非其忠力而無權則力非
其力忠非其忠死無益也力非其力令不從也奬周室
者豈特桓文之忠齊晉之力也豈特齊晉之力霸王之
權也無力無權則豫讓一劍徒自快耳天下古之天下
也而彊弱異謂秦曰彊者非也彼秦取以彊而守以弱
罷侯置守是也秦亡積千載而天下之弱彌甚刺史郡
守寄客於外兵非吾兵食非吾食以服人者三尺法耳
一旦當事則刑罰鞭扑非亂賊所畏也授首且不暇孰

為勤王哉義苟在焉胙之以國何害苟為不義陳勝吳廣豈嘗據大權也

省盜

盜不能禍天下而召天下之禍彼殺人以求食人固讐之安能禍天下盜既多殺既極讐者弗能報而後姦雄起焉盜者人之讐也而姦雄以誅盜為名是孝子慈孫夫婦之相哭者望之不啻如濯熱因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權如此乃能禍天下人主知盜而不憂者以其舉錯

非姦雄之利也而不知姦雄不為盜故防姦雄莫若除盜賊姦雄不得盜賊之資則不敢起嗚呼殺人者人之賊而已矣惡殺人者誠國之賊也

釋禁

與衆同利則利良民不與衆同利則利凶人凶人嗜利盜之所由興也山海之貨職在商賈久矣而曰屬之吏屬之吏則衆不得錯手足法重矣而利亦重法重則良民憚利重則凶人入然而董之以法是敺其為盜也彼

由人者豈曰死可欲而生可惡哉過在歆諸利而謂不必死耳不幸而幾於死則莫若為盜為盜又不必死也夫能弛其禁違其利則由得與良齒胡為苟免於兵刃間哉

南界

南北離合繫天下盛衰漢之衰則離逮晉而合晉之衰又離逮隋而合近者唐之衰又離逮宋而合距長江之固因中原之擾擾則自救且不給胡治於彼哉後雖有

明王興彼業已成彼守已完非數十百年不可取此前事之驗也北擾矣而南又離離則米帛金錢之漕弗復跨淮而上如疾將病而絶之食耳此後事之憂也俗人皆以吳楚之兵弗如北而不知姦雄謀事常伺天下之衰當其盛時尚可論彊弱及其衰也雖曹公用兵弗能與孫權爭馬超韓遂在關西為後患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宿師樹賢以扼其咽然後可也

敵患

夷夏奚若曰所謂夷者豈被髮衣皮之謂哉所謂夏者豈衣冠裳履之謂哉以德刑政事為差耳德勉刑中政修事舉雖夷曰夏可也反是則謂之夏可乎愚儒之咤則曰彼夷我夏而不曰内自修内自修則德刑政事四者備當而後曰夏勝夷可矣是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彼欲虚吾國困吾民應之以儉則國可富民可逸然猶不能是墮其術内也嗚呼夷夏非古之夷夏也先為不可勝以待彼可勝善矣不然禍且日至豈徒由余所笑

東士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時攻天下者也繼體之君守天下者也攻之兵雖怯而勇乘勝也守之兵雖勇而怯未之試也不試已然況敗歟夫戰在氣三鼓而竭曹劌所以克齊然而人不見勝唯敗是聞怯則宜也爲政者務兵多以彊國而不知其弱國兵多則不擇不擇則大抵怯耳勇者尚怯況眞怯哉毆十怯以向一勇敗不足疑言之者必曰某以若干敗於若干以爲彼太公孫子埶不

可校後雖勇士固心醉矣非弱國而何胡不茇其冗轉其資以厚敢死使以寡勝衆而後氣可復庶乎彊國矣

儲將

死生存亡在將將之難也百夫長猶不可虛矧其上者乎資舟於旱資車於水先事而求則詳以實驗也事至而求則粗以言擇也用人者皆曰以能不以行彼閭巷細謹誠不足問豈大節之可違哉孫子語將能則曰智信仁勇嚴不信而任事則事反不仁而御衆則衆殃如

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能也以言擇將天下皆欲言婢兒庸保亦知誦書傳學計策以自進進者多矣可盡用乎兵蓋不祥之器學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已壯壯則思用不用則聚而怨怨則無不爲是有國者教之叛也獨柰何

遠私

晉侯以勃鞮用趙衰趙王以繆賢得藺相如皆奄人也謂奄之賤而能進賢何也曰賤故能進賢貴則疾之而

已矣古之奄給房闥使令葢甚賤賤則雖賢人當國何害故進之後之奄為帝王耳目葢甚貴貴則有威福玉食之罪婞然唯恐賢者之繩已故疾之豈古之奄才而後之奄不才勢不便耳使勃鞮繆賢復生且不免為譖人夫非晉趙之時而埀晉趙之聽是賢者弗可得而不肖售矣

正局

周官内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妾御屬焉彼天

子后妃猶以大夫士治之矧羞服匪頒好用之式而有不在有司者乎外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以奉褻御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逞此利害甚明白然而弗思者夫其殘民乎

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惰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

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饁焉秋斂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苟簡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藉農之產廩農之食矣彼惰游末始及於政且開宂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頓憊而已矣嗚呼使天下皆頓憊則可不

幸而有心則羣入於惰欲望九年之蓄難矣

復教

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説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戕其親隳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幸大矣智者慮

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位鮮不及也嗚呼官者上之所輕雖曠何損家者下之所重可不自為謀哉齠亂腰印組鼓篋齒庠序勞逸誠不同而禍福存焉耳

孝原

禮職於儒儒微而禮不宗故釋老奪之孝子念親必歸於寺觀而宗廟不跡矣夫祭祀豈徒自盡其心以交神明而已蓋有君臣父子夫婦親疏長幼貴賤上下爵賞

政事之義是謂教之本也彼寺觀何義哉嗚呼釋老不存則寺觀不屋非宗廟何適儒之彊則禮可復雖釋老其若我何

天論

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思懼之情同而所思不同明主思之以為在德德修而灾異消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

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勑之彼必曰前既無害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目習於見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況天乎天而可玩君命何足道哉此孤臣正士所以泣血於地下也

盱江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盱江集卷二十三

宋 李覯 撰

記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

失儒效闒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

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

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

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

於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

何耶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

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君羣雄相
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衣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
揮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
其美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
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建昌知軍廳記

人得擇官久矣天下唯股肱郡簡於帝念其餘在所欲夫食飽居安人情所不免故分田之廣狹公膳之有亡官舍之𡻕惡凡仕者鮮不以為言建昌軍距行在三千里浮汴淮江湖不幾月不至吏已禄縣官無古圭田之比廚無子錢以勞賓客屋數十个葢僞李氏時作其壽將百年度制卑陋尤不稱事足以當世高足之人聞之憮然莫肯為來有不幸而至者什不一二過此則物故

不容於它取自竄焉政以是厖民以是創秋陽炙天井底或凌噫匪夷匪蠻匪海山瘴蠱之地獨無富侈之資以奉俊良使永永來為人父母誠可歎已今虞部張公其不幸而至者乎公本於質直而文無害嘗治四郡左官是邦惟思昔人必葺之義廼更浮橋遷集賓亭作廻車院而本廳及馬廳之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取材於山因役於軍蚩蚩斯人不費不勞自春徂夏厥功以濟民不有勞惟公之勞公不有利惟民之利有問焉

者必告之曰官舍美矣則其去就之心宜稍異於昔所謂民之父毋或數來其為利豈少哉草茅生請書以見意慶歴七年六月丁巳記

建昌軍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為之厭遠則尊得以伸故畿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凖宫隅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為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國民知

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自罷
侯置守於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
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唯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
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磬折於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
此異於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也哉太常博士吳公使
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
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修矣披牒治訟若人四支
雖終日運動不爲勞心廼行府署唯廳事葺其餘屋古

老卑小或如翼異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内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盍書之以示後覲應曰唯慶歷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於軍門之南越孟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覯請為記曰惟玆軍築於閏唐顔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摹儉固未始斥大雖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為賓䜩詢諸耆老則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毀徹雖久基兆可指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沒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役一丁而厥功以

成飛飛其欄角角其楹達以重闗周以階梀姑山右顧積翠在掌盱水前來鑑裏萬家乃位賔主乃列尊爼有綏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厨傳則何以為政室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為禮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畢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兹亭之興率是道

也慄慄其威如風之凄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煦煦其仁在物為春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茲攸宇其誰敢忘君命不駕匪夙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南城縣署記

慶曆二年會稽錢得臣仲基以大理丞為南城宰西安周夢臣旻臨川滕平叔夷甫佐之於是改作主簿尉署及縣廳之兩翼既訖功得臣受命刺白州夢臣監雩都

銀冶而平叔考且滿使覷記其事覷曰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其宫室以命數為之等示民有尊也今之郡縣有社有民雖九品僚屬皆命於天子其埶固不得居陋室如閭閻氓然世以土木為難事者財民之財力民之力也是以廉吏善人或憚而不為乃至隘不可容壞不可支卷席避雨露坐迎涼者有之矣吾邑三君子以居之所不安為人之所難為据官之餘用假吏之餘力木材如涌而民不出一簪築作再朞而民未嘗舉趾非奢非

儉可次可舍事成而去豈曰自為蓋將壯官府利楽者
是可記也若夫舞智恃巧陵民匱財已欲佚而忘人之
勞已欲樂而遺人以憂則有識者當伐鼓於其門豈吾
之所得記哉謹用斯言諗於好事時則五年春正月也

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慶歷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官成識
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授使者以
幣走三百里謁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公來昔昏以旦

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簡墨在前而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月慕焉而來者不絕將恐褊小弗能容又巽中門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為子弟之有屬也不愛其貲願易土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吾惟子之望覲聞命竊商之曰儒者詬釋氏為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

蹕而外彊馬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孳孳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於淫辟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邦踵其地而問之棟宇修歟或曰為去官之舍館矣委積完歟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歟曰某院叅禪某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

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冤弁𠕁𠕁於戎人前邪蚩蚩之氓尚兒有夫婦父子不盡拔髮為寺奴則幸矣何暇彼之詬哉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應其誠優為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所謂學非若釋夸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埒供養誠以令兹學者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愁飲食外取則勞去愁與勞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卓著哉厲文之津茁道之芽入可以正

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為民教子為國養材莫之尚已龔君以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美於無窮皆應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無不該而其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大悅蓋將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捕聞命後三日冬十月辛酉書云

虔州栢林温氏書樓記

南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為劇則其民吐衆夥可識已雖然吉

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處無有也疑其偵南越蠻瘴蠱餘氣未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疏未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故人許某家石城處屬邑也此年夏踵予門道其鄉進士温某之為人曰温君少時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美好處奠居栢林因作講學堂房數十其楹攻位之日獲五銖錢五萬於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錢名其館凡書在國子監者皆市取且爲樓以藏

之性寛靜用地利自足不與俗人爭訟買直孳孳以教
子弟禮賓客為已任琴歌酒賦夜以繼日許君不妄人
也今其所稱與嚮之疑者不類是虞之福歟自古聖人
之德業舉在於書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為之也天
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
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
以為臣父得之以為父子得之以為子兄得之以為
兄弟得之以為弟夫得之以為夫婦得之以為婦長

得之以為長幼得之以為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温君聚書勤勤是有意於聖人有意於聖人則豈一家而已鄰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虞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葢未易知尚何吉之媿哉柳子厚於楚越間山水如小丘小石潭袁家碣石渠石澗猶有記以啟好遊者今有人為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啟好書者不亦可乎予欲一至欄邊四顧天外江山進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葢召屈原於湘魚

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漱寶玉之餘潤拭明珠使去類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邪而未之得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記

覯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壤地之殊絶人物之瓌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髣髴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煙饜飫水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顧

享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三清殿者今為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地之正由五代迄茲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而不窮於蠹尾因於雨日壞月堕幾將壓焉潁川陳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為善一見其事惻然於中乃發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攺以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烘堊焉而雲溶真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

之華而後張顯然名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宮闕之侈視珠玉不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為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矣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𥡴於屋壁自爾以來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靈境茲不後焉苟非崇飾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頴川公之意豈徒然哉覬之覬公大父行也見命為記謹書其畧於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重修麻姑殿記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秘書稱不死法以啖之故秦漢之際神仙之學入於王公而方士甚尊寵然或云延年或云輕舉皆人耳目閒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矣佛之徒後出而言愈幽遠其稱天宫之樂地獄之苦鬼神之為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故浮屠之居貨賄竭天下宫室僭王者而黄冠師窮智役巧終弗能及自非當

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廻面於真靈之境哉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以顏魯公記巍巍茲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不絕築宫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淫風虐撑拄弗暇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為鸞鶴戾止之地羣目蚩蚩莫肯營救故潁川陳君策字嘉謀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嘗游山周覽及是將命工徒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令山陽司寇諫弟詢不忘孝思盡稟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厥

事斬木而山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脩廣有度奢儉有宜禮神之位茲亡所媿論者謂真帝在上庶方無虞歲不凶災物不疵癘故其人得厚本節用為富家者往往而是內和親戚外禮鄉黨餘力乃以奉釋老求善祥茲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巖巖有堅請勒其志於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

名山麻姑仙都與焉旻六月道士黄太和爲靚言今者
聖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葢猶嵎夷昧
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與塵俗等幸
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靚伏思念王者制作史書樂
歌幽則物彪遠則夷貉耳者必聞口者必誦安在愚儒
識之況禮不斥尊其可以犯巳而又念江南卑薄與上
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旣没傳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祕
莫得見則吾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正

盛公亦嘗為御書閣記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兹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秦燼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去五代魚肉誠所不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王及此希闊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草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有華實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季秋大饗而知

其説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仙宇見是寳書抑天幸也故就叙其語俾刻之云

眞君殿記

峩峩西屏神之山下根無地高出天百靈有位有几筵樓殿靡迆紘紫煙眞君之名世所傳來斯爲賢去爲仙玉京路險不可攀凡肉欲飛無羽翰崇堂設像鼎以新再拜恍若登天門借問經始其何人吾邑陳侯字仲温後十五歳維甲申李覯泰伯爲之文

盱江集卷二十三

盱江集卷二十四

宋 李覯 撰

大平興國禪院十方住持記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務篤其說師徒相承積數百年日言天宫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廟禮佛飰僧而已厥後菩提達磨以化縁在此土始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譎無刓飾不離尋常自有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不礙於物物

有萬類何物而非已性有萬品何性而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緇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繇兹立大精舍聚徒説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疏能者當之諸祖既没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内自源而瀆一本千支羣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俾邪妄無識洗心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為莊周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

俗多𡚁護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誦經求利堂虛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嚮矣通人髙士疾之兹久而未克以澄清逮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聖上莅阼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爲子弟前旅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鏬漏鋤榛蕪使宗門愈髙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十方住持者

奉此制也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暉所創號顯源永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事逮李氏僭江表其别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圜迴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刹此邦者莫與為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侻倖居之垂四紀矣凡鄉之學釋者雖知有眞乗法印當迷而疑何所扣決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

時侍禁馮君德宣光禄寺丞李君虞卿同榷軍政深惟
天聖詔書求可以長是院為人師者粤有桑門上首耆
老識達之士相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
楚圓和尚巡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處行今在通抑
可以致之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
德院讓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
坐有問斯荅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宿蒙氷解雪釋
歡喜讃歎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表

於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真道臨之燈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違父兄意故為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乘風御霆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淫癸辛刀過彗暴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醫還迷愚以智解囚於縲伊貴伊

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淹肌髓繫絡心膂何土敢皮
何木敢枝以輦以歸繩者目亂斧者手胝彌國亘野川
邪谷哆筆不可畫雲霓出中日月走下冬溫夏涼為陰
為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惟天之啓惟神之
契人不得議孰為禮經胥願丈吏江之南城風和氣靈
鐘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
訓以撫疑者得明饑者得哺堂房以新器備以陳霞朝
卉春唯是溫室缺然將榛大冶陳宰儒兼佛觧法與心

會斤其餘財成此勝槩材美石堅重雕複鐫圭方璧圓下不居濕旁無見賢過天吾願釋子毋意於水將意於理爾身以澡爾心以洗洗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去爾美欲任爾平和無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馬何者為因孰謂之果道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偽亦真門前舟梁自失要津慶歷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儒失其守教化隆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馬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别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緊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於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於

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隷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娑婆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敘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竊入風雨

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於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於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惫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慶歷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景德寺新院記

院墟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黄氏以其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若器斥賣以濟之其所謂殿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天下浮屠人難去聲言其災乃以為宫室之獄天人所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説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髣髴是以其徒布因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恱人之土木而奪之則是人間

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邪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往往是矣玆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說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嘉祐三年九月庚午記

廻向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菑之所自始視其山破壞如擊甕盎泄所菑百源一道且怒且鬬斬大樹瀦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廻面相失不得其

屍以斂於是有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復來者廻向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褭而居甚卑以喧當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殿閣坐甍騎桷將顛者數僧徒噭噭亡命魚鼈既免院主海元即其儕為久安計有德文者願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相距五六里盍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之語故列於官府而從諗於里人而恱貧者輸其力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斂故材就新基曾未踰年厥功備具足之泥塗

今為崇高耳之喧囂今為寂寥後山如懷前谿如蟠晨鐘夜梵夢寐天半松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昔人未知勝事在我噫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爾夫水潦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文師以其情言非能取佛說以自照耀使人惑之而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豪僧辯口先焉雖圖天宮何足怪也為人上者常病於教化謂不可為亦過矣昔吾遊其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記

時則三年秋某月也

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堯是為承天上首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茲又新作往往有留題者因責吾為詩厥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秦氏甥以院記為言覼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啁噍之情其僧又意事吾甥又貿而為之請義不可拒問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為尼媪宅間籍没當太平興國中有德琳

師迹其事爲葢古所謂豪僧者自閩來旴住太平院徹草廬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貲甚髙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遷於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大中祥符元年先帝封禪例賜今額立死克繼之於時景祐三年贍相闔門鞠爲老屋木之腐者將折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願與有力者圖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曰羅漢閣曰厨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

年繪素畢備於事勤矣而趾無聞故徼吾言以永之噫浮屠人坐新宫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子墨翰林之為貴者幾何人邪或戚於威力而後貨俗子敗陳言以辱金石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傍吾親戚間求人為言唯謝絶之憂其指何邪安知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堯師泯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爲承天院記巳二年丘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所
爲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令佐著作陳微
之讀書湖上丘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曰與笑語無
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使之年實七十矣
少為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財治土田築
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能精信於釋損
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
意何有窮邪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

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盖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爛豈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

就令有之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丘君以舊啟勉而爲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新城院記

出盱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郵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庳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昃不到從者請息肩得茲院以宿下馬據牀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續名者作

馬有項而續至其禮甚卑立於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為予既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葢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則續之王父母嘗有勞焉堂鐘樓廊門成於景祐康定間則續與婦徐實同力焉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鬬訟買直於圄犴而能奉佛法儌福於窈冥斯世俗以為難矣況於畀己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擔於此且無一

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聞見有異於衆人乎既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於心近者予有喪縗又使其子來聘辭益遜意益勤顧無以荅遂録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為新城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

元祐辛未轉運副使張商英天覺過新城院題詩云昔讀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成文刻在往事野僧傳氣格終驚俗光芒合貫天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宣和庚子朱褒世德自國門待次還鄉道過新成院讀泰伯先生記張丞相詩欣歎久之恐丞相未知泰伯之志也作絶句題於後云泰伯文章自昔傳虹霓白日貫青

天先生欲作酕醄醉
斗酒何妨受十千

撫州菜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言行不妄且長於醫故士大夫禮之慶歷三年秋八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母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今住菜園院曰智賔者是也兹院之廢數十年矣寳元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賔居之賔之來則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甞患吾佛之徒將遊吾州

而未能進必休於近郊之逆旅乞錢炊食雜於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兹院與城相望果能輿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剏吾弟主之而吾毋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資他人吾力可為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之說法者曰堂事佛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抵墻屋器用皆棲之為也工將畢矣辛為棲志之予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殫吾民之力者葢未之見今棲以醫

售其得財乃自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友之道言乎其黨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云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隧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為桑門所蹈藉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其財以劄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

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峰者如引岡者
如頓渟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形勝起塔廟者
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罕至
目不睹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
鳥哀將送歲月宅於是者茍有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
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圮葢者以圻莊嚴不
充瞻禮無地單教練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
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

祖考也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性情之本將敺羣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為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為記其何以辭時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邵氏神祠記

李覯曰天子之祀曰泰厲諸侯曰公厲大夫曰族厲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絶無後其鬼無歸故與人為厲

耳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於神神之號名則曰某王某王無乃所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絶無後者邪當其氣盛而病草禳祈不可解則皆謂神曰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間故牲毛酒滓狼戾於五通之室矣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於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珓時老毋病不識人妻子暨予相繼困甚唯五通

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雖實䝉泰筮弗是過已

噫五通之為神不名於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

之嘗言而有功於予其可以廢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

德之報焉知其他

盱江集卷二十四

盱江集卷二十五

宋 李覯 撰

序

皇祐續藁序

覯慶歷癸未秋録所著文曰退居類藁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韙心常惡之而未能正於今又六年所得復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藁者噫行

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藁凡八卷時又有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孫行馬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延平集序

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

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愈大虞書之歴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靳儒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顔閔氏時夫子在葢無可復言非爲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説以自慰耳建安宋貫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久矣

而貫之拳拳不翅褐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嚮靡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劒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覯曰延平集覯嘆今人之異乎古美貫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時則慶厯七年冬十有二月也

送余嶹若南豐掌學序

工必以般者為其材巨木作寢廟也彼環堵則何工不

可御必以良者為其策天驥逐光景也彼一駑則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為其敺善性入訓典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也讀儒書者蓋百數薦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理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邪若是則服大袂之衣與今長抗賓主禮者何自出也是其有學有師久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

將使其聞仁義忠信之説知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退可以齊乎家出乎己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周丞上為天子育人材下為一邑減爭鬬之獄也不然何地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教之邪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邪請在下風以賀謂之非邪敢因是而弔焉故為序

送嚴介序

景祐中建陽嚴君以經術有名客授於兹邑予時多故未始與游而見之者數矣一别不相聞今兹復來乃知其久於江淮間自楚祖宿所至為人師以親老故歸養焉善哉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為孝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必不得已以情恕可也嚴君在外二十餘年蓋亦不得已者矣舜號泣於旻天負罪引慝見瞽瞍瞽亦信順之唯聖人能以至誠感動其

親嚴君觴時既不能感動然而人情老且病則憶念子孫雖有忿怒宜自消釋嚴君之歸養此其時也若是則經術之名固不謬其為人師益無愧矣至和元年秋八月丁未盱江李覯序

敘陳公燮字

陳公燮初字思道以避者舊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焉則遠於西南焉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易曰黃

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為貴兹聖人之意也有問身之安者必對以導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偃於牀而不肯納藥石曰人教我以導養矣可乎餓踣於地而不肯受糗糒曰人教我以牲牢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是以輕藥石賤糗糒病餓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琯亦嘗車戰矣豈不取笑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

過也荀卿之非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問陣以俎豆至為司冦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屢中由也不得其死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齒焉其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為賢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

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為之將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畧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彊禦為烈此今人之敝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鉤黨使

典章淪陷人士闉厄到今恨之豈唯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燮自閩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閩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獲與之語因公燮請字而教焉且使之歸以告

敘張延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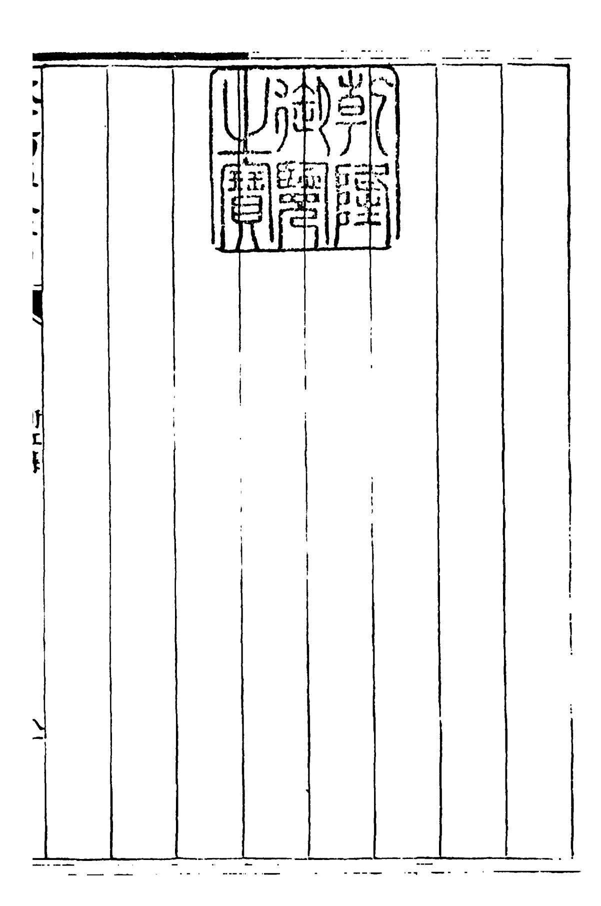
張君延之解官鉛山過我於葛陂神清氣和其言語可聽雖一面知其非俗子以立字未善責於我我應之曰

所謂延者於兒豈不欲延其年以及髦期耶於家豈不欲延其寵禄世世無有窮耶如是無他力於仁而已矣孔子有仁壽積善餘慶之説夫仁天下之美道殺身尚為之矧夫罰勸甚明歴觀前志多有效驗可不務哉故字之曰伯仁酒困不能執筆姑告其畧

敘陳司理字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明之義廣矣哉其在天也為日為月為星為晝為暘在

水為止在火為燎在金為鑑其在人也為視為思為智為文為見善為知過為應變為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讒無所入臨財明則貧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貴乎明於内而晦於外也陳君公相子孫克守家法儒雅幹正久次無悶斯有得於明者矣故敘以告至和二年冬十二月戊子盱江李覯序



盱江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盱江集卷二十六

宋 李覯 撰

表

謝授官表

臣覯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官告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者畎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參於一命閭門交慶鄉里知榮臣覯

中謝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恢儒之運謬懷
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三千奏牘終慚曼
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顧刳肝於詔舉過蒙嘉惠首命
試言繫遯豕之自矜奈齊竽之有辨馮衍之孺人稚子
皆笑歸田周顒之芰製荷衣遂成習隱自兹潛伏何可
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
聞快炙美芹敢望獻尊之賞油雲霈雨俄瞻旱槁之苗
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

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多士已寧猶恐一夫不獲故兹狂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右覯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謀於仕進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覯門

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遍四方昔者充賦
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首雉子未
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況思戴記啜菽盡歡之訓
且畏魯經遠遊有方之誡出疆載質自知不諧修身俟
死亦何敢怨伏遇某官以周召左右之賢當申甫藩宣
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菅蒯顦顇必欲兼用特形慰
薦備聞朝廷致此妄庸亦蒙齒録夫冗散一官品秩至
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得之已幸稍殊編户便可

安居敢不祗承惠貺益進學藝夫鈞播物非久具瞻蟠木為器更當有望仰企牆仞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右竊以王者之法人必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瘖聾跛躃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為誡鵂斯賊夫糧食揚雄之所惡蠶也蠶以薄祐不能及時上乏騏驥千里之力下無鈆刀一割之效退藏

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之帛旣得以
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矧可不勉竭其
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篋
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録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塵於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
文而覩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
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於天下國家者少停左
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

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室之中照臨所不到處雖銖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功邪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盱江集卷二十六

盱江集卷二十七

宋 李覯 撰

書

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孳孳焉唯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以一身之

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禄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豎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勝乎欲也今夫卜相下埶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人引領而顒見若饑之食焉以其能言已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閽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

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文而意不通焉過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面而去有如道路吁可怪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且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覯遠方之人弛擔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狀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

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寘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覿雖非賢焉敢自匿故兹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覿資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

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内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鋒刼而去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玆箱篋草具畧有存者旅窮無資弗及繕録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吁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

廬何水之廣而不可漁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覯慚汗再拜

上劉舍人書

舍人執事伏以今之學者露其才業日干於兩制之門者誠以輕重斯文進退多士遇其知則朽株為春華咈其意則夷路為太行故書不憚手之胝言不恤脣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風唯恐不得請也覯誠愚闇竊謂不然且吾君以兩制為賢使主天下之士士之得失天下之

本繫焉得一士為天下利繫兩制之功失一士為天下
害繫兩制之罪不得罪于君將得罪于民不見非于今
將見非于後賢人君子有位有名其肯舍功而趍罪以
自貽媿恥哉如是果才邪雖未嘗識面其必不棄矣果
不才邪雖日拜乎前其必不取矣則有志之士何足屑
屑於其門哉故自弛擔京師于今累月足迹罕及名卿
之堂者為是故也然今日所以請見於明公者盖亦有
說伏念覯生江南去明公之居不數百里自成童已知

讀明公之文辭矣繼聞決高第效美官立朝廷正色直言磊磊有烈丈夫之氣小人不佞抑好義者也聞古人之風恨不得見況今人之得見而可不請見乎愬如於心為日久矣昨值明公銜命北方往來數月及節旄之至則抱病邸舍倦於趨走幸今有間輙塵黙賔次生平所著貧無紙筆弗及自陳明公試引之座隅徐觀其用心可也伏慮左右不察以靚為趍利而來者敢奉書以為先不宣靚恐懼再拜

上吳舍人書

舍人執事覯家江南結髮學問讀古人之書竊慕其所為而不可得見將求今人之似古者而宗之蚤瞻暮望唯恐弗獲天聖中聞執事以進士舉為太常第一詞章卓異風動遠邇腐儒老生骨醉心死時則見執事之才其後數年天子脩先帝故事親策賢良而執事裒然為舉首推考經術以戴翼世務疑亡闕補言到聖處時則見執事之識居山寥寥去上國三千里望風長懷無路

請謁有如衰根病芽棄置幽谷雖知有陽春之和皎日之光不得與尋常草木並受其賜歎然於中積有年矣今兹竊幸詔舉茂才州郡不明以妄庸人充賦弛擔以來博聞高誼心馳門闌若渴於飲故擇令日塵黷賓次重念覶性質無似不能與時世爭利捐造化之術而甘於寂寞之道行思坐誦垂二十年其志幸一試用就尺寸之效以章其身千載之後不與碌碌者同泯没為凡鬼於地下聖人當天俊乂雲合有志如此豈敢自必執

事當世儒首言重著蔡可稱邪為天下稱之可進耶為天下進之不敢求哀以犯公義所業策論五十首謹獻諸左右潤色之暇稍賜觀覽千萬幸甚不宣覬再拜

上王內翰書

內翰學士明公覯江湖凡人生得至愚之性天以六經羣言煨燼之餘以成其愚而不與白雲清泉衣食之奉以養之家貧事親漁釣樵斧不足以具甘旨朅來人間學習世務績𥟖之脛久而無成今茲聞國家求賢良文

學之士蒙不知今竊況於古謂版築飯牛之微或不為時君所棄因出草廬從州郡之舉乞錢為食陸走三千里西嚮轂下京塵冥冥勢利相軋既貧且病財不能以備簡墨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閽人之顔色以附名卿之焰也非夫烈丈夫抱義慷慨不好苛禮者安能為覿之地哉伏惟明公盛德大名震曜四海仕者學者以為依歸矧曩昔之幸嘗一拜於門下今日之來不敢伏匿自絶高義輙請見於賔客之

後明公亦留意乎所業策論五十道姑飾其藁以籍手應用之文未免蕪累觀其大畧可也生平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平土書并圖三道皆繩先儒之誤以章聖人大法施諸儒林粗可稱述舊本漫滅未敢自陳暇日一垂問焉當指畫於座隅也質野之人言無遜避惟輕其罪而已不宣覯再拜

與章秘校書

秘校章君足下昨暮枉駕告以東南行徒步不能送別

豈任依依覯初未相識每與丘思語頗得足下之為人及問歐陽校理益信之他日足下顧我於邸舍氣和而言正其辨說駸駸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丈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噫昔三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為君子何者仁義禮樂之教浸滛於下自鄉徂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足下生今世敎化風俗既無可道況在公相貴富之家非愚且諛孰肯辱於門下是所

與居者又可料矣而能自立如此非天資超然異於衆人乎夫將有為之士常患其類蓋類同則志合志合則力并力并則事可行功可成禽邪人獵邪道或掎或角庶乎有備也覯不肖承足下之風歡慰無極詩曰是蔗是蓤必有豐年抑強勉而已矣吴越美山水出㬎麌臭處而居之者飄飄若僊去然其人物愈衰少安定胡先生瑗往來於其地思古人而不得見姑從之游可也遠道慎飲食以適親意幸甚幸甚六月五日盱江李覯白

上江職方書

知郡職方執事覵伏以新進俗儒樂游貴富之門者莫不有求也或祟飾紙筆以希稱譽或邀結勢援以干薦舉或丐禄粟之餘以免困餓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奴言婢笑情狀百出上之人以其求之私也作為關鍵唯恐拒之之弗絶耳其間雖為有道義而來者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釋則所以待之之禮與衆無異故好古潔廉之士拂衣遠遁羞與薦紳相聞者可勝道哉覵小

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授之讀書屬文務
到聖處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蓋多得其根本漢以
來諸儒曲見蕪說頗或擊去以此著書數萬言矣不幸
少年繆計屢乞鄉舉求而不得秪自穢汚今茲行年三
十餘固知非矣方將削迹塵路屛居林藪張皇本心洗
滌外慮未明者明之未備者備之使三代之道珠連玉
積盡在掌上所大願也若夫毀譽用舍計之已孰譽邪
惟天下自譽之覬不求譽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覬不

求用也懷姦攫利所弗忍聞頭斷胷裂直氣不死故常望形勢之塗而不欲一舉趾以趨進於其中誠恐以常人疑之以常人待之則游河蹈海不足洒恥近者訪舊吳越彷徉而歸竊承明公以儒學吏術作鎮于此因念今二千石當古諸侯之位而覯幸得尺寸地在治下為居人茍復耿介自異不能一至門左以謝仁政則失所以事邦君之禮輒敢策羸馬襲敝衣以貽閽人羞伏惟明公聽其言察其意知其非有求而來者則覯也可無

悔矣不宣覲再拜

上慎殿丞書

知郡殿丞執事覲伏以佩有青幨有彤生善殺惡為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呼無僮衣麻食菽于山之中斯士之甚窮於戲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則無間故吴公之治河南而賈誼薦陳蕃之守豫章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兹請謁敢以籍口竊念覲郡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禄稟中絶天恤私門不惜中和一

點氣造為最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意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貫于心胷蚤夜專一其樂無筭勝冠以還蓋有成矣其或刮簡含墨騁騖文苑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吞吐堯舜揭厲商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聞薦而縉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當大任且貧且賤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無昆弟乞錢為食來往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

矣今者竊嚮明公以賢人之業仕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惟茲桑梓輒枉旌旆雖壺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之譽樂善之稱隨風北來襲滿人耳此誠有志之士剖堙鬱祈顧遇之秋林澤鮏廣豈敢伏竄謹與諸生犇問羈靮前之所陳固失謙讓但以渦沈俗間幸遇明哲不能自言誰為言者郊次煩猥非敢傾見視事之後惟賜接納乃問乃聽驗其所有苟復碌碌與常儒同則面欺之罪委于吏議可也不宣覼再拜

上楊屯田書

知郡屯田執事竊以唐有天下垂二十世明皇文治之盛也而燕公佐之宋有天下今數十年眞宗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燕公既沒而均𣗥從僞隕其家世文公既沒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何哉愚以爲至忠大節抑姦與正王家所賴天鬼所信惟文公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文公

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況執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
為儒有學術歷官有政績蓋如孔子之後而生伋文中
之後而生勃宜夫士大夫服膺之弗暇也覯草野之人
未得仕進頃因薄遊每聽高義前年冬龍圖高平公在
會稽嘗以尺書來召且言執事監郡留意講學促令見
之屬以窮愁多故辦裝不早及其至彼則執事西行且
數日矣高平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於長者為歎
羇旅之心悔恨多矣昨者還鄉竊聞車騎布惠茲土且

以水陸之逺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咈所願謹正衣纓來伏賔位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業未敢自陳苟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深媿畏不宣覿再拜

上聶學士書

省判記注學士執事伏以哲人既没禮樂失其師而竒衺戰之雅正大濆遺音舊器殘破畧盡典經所志什不存一儒其服者莫肯矒寄目於其間將何以格天神召

和氣陰陽之錯行風俗之不脩職此故也吾王以一統之大再造聖法與民惟新爰募儒林俾言大樂詔下之日有識慰抃然古道廢久能者誰何執事才兼萬人心照億載聲音之道蚤所詳明因與一二君子專制其事歷時未幾改作大備諒已韽莖英之啞起韶夏之僵后夔足蹈於幽墟師曠耳傾於鬼部朝之鴻碩疇敢措辭覯江南賤夫行年二十八矣唯學古憙事其志燄然竊聞朝家興復治世之作第恨其身不獲齒廷臣之末得

以升太廟侍圜丘聽八音之發不徒破堙鬱洗邪辟抑以觀先聖王所以應天感人其法度何如也所懷未果嗟憤何極雖然姑願一拜先生之容側聆至言以辨大方因以卜己道之臧否幸亦多矣昨始至都下蓋嘗僕問僕人然卒未克吐其區區今兹是用有言於左右執事其亦少留意乎覲嘗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室个之說參差不齊爰漢及唐老師大儒各執一

經相為矛楯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靚謂周禮大戴禮禮記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輙有乖異反復思念則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約五千

言非執事牽古知變不牽於世俗之論則不能以别此書然恐討府少暇重以煩暑未逮熟觀之謹先以所著潜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塵穢几上試加一覽可粗見其存心茍不以非薄而棄之時因休沐曲賜甄問則當奉法宫之議鋪陳於席次然後足以盡其才謂其善則薦之可也譽之可也其未至者則教而成之固儒師之職耳羇旅貧困無紙墨傭寫之資止於具草本而已伏惟仁賢畧其常禮而鑒其苦心幸甚幸甚不宣

覿恐懼再拜

上葉學士書

省判學士執事覿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鼂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國家之務漢往而唐聯幾百祀雖治亂相變而異人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策若論姑以備數因歷覿場屋得儁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而已借有材之

高識之通以禄仕故不敢放其絶足越邪徑而趍大道
腐儒悍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悲義士之涕將
恐古道萎絶不能復萌芽至年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
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
實流行於天下募其本而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
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
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
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靚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覔誂

流宕中亦有賢士大夫毅然執戈剸詻辭而遵理道者重遇主上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自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孰執事之文采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窈然如望梧桐之宮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噰噰盈耳而雲霧隔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兹旅食都下而執事方在省局門牆伊邇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興居以適所願昔人有言曰唯賢知賢小人不敢自稱道顧可以當

執事之知乎伏念靚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為學必欲見根本為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劚力盡弗已而州郡不肯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穫日甚昨者因謂京師忠賢所萃策試亡私奔走西嚮將覬覦其萬一未及弛擔而貢舉已罷矣爵栖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又當歸寧踽踽而來恓恓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

為文謹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幷序草具其副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覰心之所存焉冐黷威重伏增慙怖不宣覰再拜

上李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洪惟天之清地之淳斎雲膏露所稟無幾甘泉紫芝僅承其餘是故其正氣也升之則為神降之則為賢神所以造萬物賢所以治萬物其致一也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

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繕政典飾刑書上之為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為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為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為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臯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龘以烈火刼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

而可矣吾君接三后之遺烈對皇天之駿命身居九清
橫制四海獷俗庭而兵革偃年穀豐而禮讓作太平盛
事漸而無纇蹊是下明詔戒文弊抑末世之流宕復先
王之炳蔚方内豪傑翕然承風援毫者悉本三代游談
者羞聞五霸始自薦紳逮于韋布盡雍雍如也雖然羽
者必有鳳毛者必有麟文章之囿則宗主存焉伏惟執
事以大臣子知聖人道策名天階從事冊府竒辭高識
日新又新潤色之任拾取如芥誠將輔君政而主師教

四三皇而七六經固蒸人之宗主而學者之指南也竊念靚家於江表生而嗜學誦古書為古文不敢稍逗撓行年二十八未獲薦用于時謗讟益多窮困益甚怳然自疑其業之非是輙敢決正于左右未知著蔡之仁肯錫之一言哉謂之是則區區姓名當由此而顯謂之非則齒少氣盛猶足以改習然則謂執事為文章宗主而指南於學者良不虛矣生平為文謹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

侍者演暢多暇一賜觀覽千萬幸甚千萬幸甚藪澤庸微干犯崇貴㝵任畏罪不宣覿再拜

上宋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覿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閒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意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

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宫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匼
文見於外心動乎内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
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
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
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
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譽其大而覆其
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
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

涉于南北斯道積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為才思虛荒巧偽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於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頽風未絶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為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摭小說以為新不

思理道而専雕鎪以為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覧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姑用汎取瑣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所幸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遏其波凡曰有識孰不抃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覯僻遠之民也獲聞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塲疊為天下第一遭時結主

坐致嚴近荀協沓同僚翊起正道鑒吾人之胃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費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顏閔文學如游夏者而後取之則是待飛兔騕褭而乘車也伏惟稍畀其論而聽小人之請覩家於南楚生二十有八年矣自

總髮讀書蓋以耿耿之心為流俗所昏醉開卷執筆輒欲闚見古作者之狀貌為之浸久非敢自謂有所得然其用意不為不專矣家貧親老弗獲禄仕或怒其介或笑其迂左排右擠溝壑是虞今兹旅食上國日聞高義不慚賤陋奉累閽守必欲招延雋傑激勸頑鄙顧可以隗為始乎昔牛奇章見稱於韓吏部而名遂籍甚退之非僧儒所可跂及也然而所以稱之者急於教道欲其行之者多庸兹奬勵而已耳今覯雖不才抑猶未肯與

僧孺等列執事不為退之之事則已若其為之幸少留意焉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埤益一王之盛禮天門祕邃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録為一冊繼用塵瀆潤色多暇時賜財擇是所願也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覯再拜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覯嘗聞之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

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幹緼而寵踰華衮腹藜糗而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相而執轡於羸老茲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四履之遠化戎為華而猶求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畧縣鄉小吏名汙賤者也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者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以舉賢為稱職習俗相

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閨門
為仕進之階鄉黨乃榮名之路奬助風教夫豈小歟厥
後古道不逞辭科浸長不由經濟一出聲病源而海之
以至今日矧惟真帝在上皇天乃睠太平之根穩貫坤
厚四鄙酣寢無雞鳴犬吠之警法令流暢囹或牴牾役
夫賤類馳一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據
案弄筆則足以斬決强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事已
治故雖浮華淺陋之輩率為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宜

學小則易工利近則可欲負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況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弈棊耳名卿大臣以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疏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以保任而惜一

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潔廉之士寧忍餓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學道之無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纖緗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惟謗汙辱市井不齒而諂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能矯之覯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齠齔憙事以進士自

業摘花蕊寫雲煙為世俗辭語頗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輙游心於聖人之緼志將以堯吾君義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視闕政如已之疾視惡吏如已之讐恨無斗水以洗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涕洟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録況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窮嘗游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

褐衣而得召者如覯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廡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患人之不已知今覯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饑焉而無田寒焉而無桑喁喁科舉求不可望之祿以為養抑疎濶矣每朝夕進側則見鬢斑體臞而食淡衣粗烏烏

之情痛劈骨髓王城百舍天門九關鈇銅不啻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己斷絶姦邪所怒哆治所笑身無油脂日就乾腊往時多事勤苦成疾今兹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沉溝壑内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懐不伸抱恨泉壤以此計校不宜黙黙是以來也伏惟執事以文學名家以公忠許國封書言事及於母子夫婦間無所隠諱庭辯宰相而辭不可屈此其心將大有為者也不日祇奉明詔歸于帝右持衡制事當不因循然則仕

籍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異方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長驅大割用工非一肘腋諮議豈宜少人漸而收之盍自今日覲雖不才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而貴之補鐏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騰舉士之名而已此在高明熟慮之也弗復云云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幷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茲不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冊謹用塵瀆常行所業五

卷亦以資閒暇一笑皆舊寫不精致恕而憐之可也不宣覯再拜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孰輕重哉去於民不遠事之一介必折諸其庭莫如縣大夫者吾邑之在江表亦繁鉅矣戶口櫛比賦米之以斛入者歲且數萬自政不得人二三年來尤為昏亂公庭攘攘塞耳不聞怨聲民錢獄理交手為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問裹粮北走路

宿一月然後至京師天門沈沈虎士交戟朝無親黨袖無金貝有能自達其寃者乎是以窮夫細人拷棒且死喋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願雪活嗟乎聖人在上此何罪也不意復有執事取而正之民之瘡痍洗刷鍼療吏之宿贓奪諸其懷書牒訟争者不持尺布斗粟喜捷而返里胥大猺隨侯衙喝無土工木材之責綰弊布衣食菜飲水晨而出暮不敢休勉勉哀矜與赤子為父母貪人侈婦之所竊笑守道君子嗟嘆之不暇嗚呼仕令之

世處今之俗其心皎皎追古人為徒伏惟執事之事業其小大何如也但恐聽詳則事滯愛極則姦生高明多見當自知矣小人無位請贅言之押券書移畝税者立判時遣無淹久以𧶘其力則農不傷鼠竊狗偷得情則已無姑息以枝其辭則捕逐之吏敢奉其職村氓僻陋遠者二百里負米為食十指六七以足薪芻房賃之費旦入郭門夜馳而出往返猶且數日若必求其根待其蔓或旬或月然後罷歸則將顛躓乞假之無地耒耜不

得深其田斧斤不得釆其山矣賊徒狡獪心豈廉恥昨
鞕今戮猶或不悛若必撫而哀之則將沿上官之語以
誣捕已者如此則雖白晝解人之衣貝者掩目而過矣
仰惟執事以明易慎以義奪仁情見則勿疑罪當則勿
恤乃古君子佩弦之流也玉光無瑕綱目無漏完粹精
密可勝道哉覲邑外草萊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
三身不被一命之寵家不蔵擔石之穀雞鳴而起誦孔
子孟軻羣聖人之言簒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餘力

讀孫吳書學耕戰法以備朝廷犬馬驅指膚寒熱腹饑渴顛倒而不變非獨人之云云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執事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啓齒之囑以希幸於左右觴酒彎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末策思得自陳以增盛德之分寸故為之一來執事以為何哉不宣覯再拜

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覯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非

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茲大邑盛名之下不獲愛
坐卧越四百里奔走來見嘗所著文家貧弗及更寫謹
獻舊槀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階闥伏念
覯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患廣猖狂耳目病困者旣
十年矣而公不舉於州郡私不信於閭里梯天莫見明
主窮海未遇知己朝談仁義暮學計策云云雖多徒取
笑恠老母坐堂親愛盈屋耒耜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
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

歎惜者也今執事識量足以鑒臧否位望足以為升黜亦奚吝開卷一覽思其所以哉夫驅馬而賣之者為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為驚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驢材也伏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位將相洗濯四表瑣瑣之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美歟古之相遇者或以一言之善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晷齒後也不復浮辭唯增媿畏而已不宣覿再拜

上蘇祠部書

通判祠部執事覬每習觀書傳見古人有先後相因貴賤相取刷浴塵穢挈而致之功名之境者未嘗不廢書太息已或泣下何者兹道寂寥為日遠矣士之褐衣韋帶顛倒風塵時無不扼肘歎望曰我無知已一旦成大聲享大任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蓋處賤而求人知也則利在乎已既貴而知人也則利歸於人為已而不為人是以然也繇此達者自達窮者自窮上下背馳不翅胡越見天球河圖委在溝瀆不肯一濡足振起之而

安行自若者皆是也欲望張皇古道鼔勸士類使碌碌者聞風而勇善不亦難哉是皆假道義以自進其身身既進則忘之矣眞有道者果不如是伏惟執事以佐王之才應期而出第進士為能官中賢良受清秩治道二十五策霆轟風飛震伏天下非眞有道者安能卓犖如此是則夷高翦蕪為後進開路誠有望於執事也覯南城賤民自以家世儒素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逮于今兹年二十七矣其間染采薰

香附合時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酣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痒日就顛仆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嚮執事風采不辭道路暑濕之勤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之明其亦為之動心哉覯生平所著力弱貧殫不能盡寫今所摯者舊文五卷蓋備舉子常禮禮論七篇潛書十五篇别寫為凈本一冊政治餘閒首乞觀覽其餘篋帙細碎茍蒙顧取續當具其藁以獻雖然猶未足以盡覯所

懷也覯往者每見邦國政教有玷缺不完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復者摭其條目雜然甚多因欲作狂夫策五卷既成其五篇矣自以意切言直懼為世俗所怨誚執筆瞻顧逗撓而止又以明堂者古先帝王之大事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呂氏春秋十二記室个之說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為矛楯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

象覯謂周禮大戴禮呂氏春秋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輙有乖異反復究省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畧意義不顯鄭康成蔡伯喈輩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欲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遇病中廢未克成之復謂易者三聖之所以教人因時動靜而終之以德義五經特是為深矣古今解者唯

王輔嗣尤得其旨然亦未免缺誤況此經變動無常學者不能知所準的覶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仍辨輔嗣之失因欲作易論十篇然非汰思慮旬月間不可以措筆是三書者他日即成就跪致於几席之側則夏時坤乾未必不為仲尼所取也今之獻者聊可味其一臠耳仰惟執事思古人相因相取之道而念其所以來之意羽凡骨為飛仙起涸魚為雲龍藥石哺乳使其銜恩則他日執事入坐廟堂出擁旄鉞遂大勲於時覶雖不才

東西指顧必有可用今也不敢豫自道幸執事裁之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范參政書

慶歷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叅政諫議明公閤下覯一二年來竄遯山谷竊聞明公歸自塞垣叅預朝政無似之人辱知最厚延頸下風憂喜交戰喜者何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憂者何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樹剛中之德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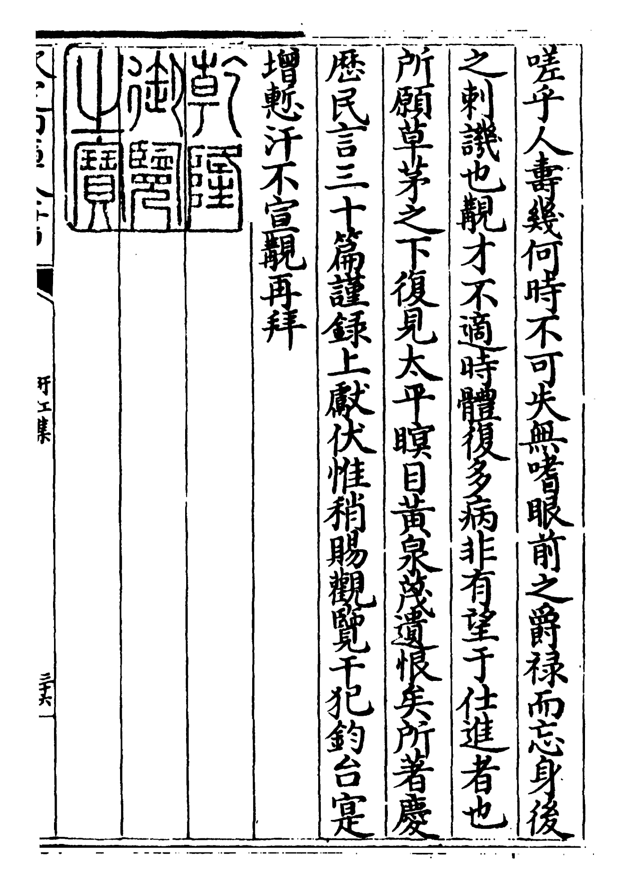
古今愍涓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誠無可奈何今在行之之位矣盖當築邦家之基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牢此所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也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遺闕之原豈是眇小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因循為便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制時矣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當今天下可試言之歟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

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質而天下無強國之資為忠為賢可不深計洪範八政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窮空豈無憂患而不聞節用以取足但見廣求以供用夫財物不自天降亦非神化雖太公復出於齊桑羊更生於漢不損於下而能益上者未之信也況今言利之臣乎農不添田蠶不加

桑而聚斂之數歲月增倍輟衣止食十室九空本之既苦則去而逐末矣又從而籠其末不爲盜賊將何適也況旱災荐至衆心悲愁亂患之來不可不戒明公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國奢示儉抑有前聞動人以行不煩虛語必也省宮室之繕完徹服玩之淫靡放宮女以從伉儷罷龍樂人以歸農業後庭受幸使衣無曳地羣下賜予使賞必當賢戒逸樂之蕩心慕淳樸之爲德不唯惜費亦足移風至於昭事神祇尊奉釋老務從中道無徇末

流郊祀天地禮之大者先王立法寶有明文謂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牲用繭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以昭其儉愚儒在野不覩大祀聞之道路有異於斯費鉅禮煩顧留意也寺觀所須未嘗盡見唯前年在京值修開寶寺耳觀其所用誠難定數然以意論之害亦大矣且時責官雖大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秖費十萬緡亦當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當臨民以為萬戶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

為十萬戶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賣十爿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佛如有靈豈不歡喜一寺尚爾其他可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矯枉過正此其時也設謂復于質略虧損國容無以觀示于下則未知瑶臺瓊室孰若茅茨土階之榮也若以遠古之道難為比擬則近世豈無其事哉隋之文皇既可為吾君法矣唐之楊綰亦足作吾相師也此事尤淺近盖在明公術内久矣然恐富貴娛樂有以移人故敢告于左右



嗟乎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嗜眼前之爵祿而忘身後之刺譏也靚才不適時體復多病非有望于仕進者也所願草茅之下復見太平瞑目黃泉蔑遺恨矣所著慶歷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稍賜觀覽干犯鈞台寔增慙汗不宣靚再拜

盱江集卷二十七